

告 報 藝 文

隊軍的民人

署 立 向 王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人民的軍隊

王向立 著

■ 光華書店發行 ■

人軍的軍隊

著者 王 尚 立

出版者 光 華 書 店

發行者 光 華 書 店

華東·華北·東北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RENMINDE GIUNDUE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七千冊

前言

收集在這小冊子裡的，是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陝甘寧、晉西北、晉察冀、魯東南各個抗日根據地所寫的通訊報告。它部份的反映了人民的軍隊的幾個主要方面：戰鬥、生產、學習、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俘虜政策，等等。我希望能夠給讀者介紹一個關於人民的軍隊的簡單的輪廓。

後面五篇，是關於敵人方面的。『血洗寧武城』描寫日軍的暴行，其他四篇則敘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黑暗、腐敗和厭戰，還在抗戰期間，國民黨就採取了「反共第一」的戰畧方針，因而它的軍隊就不可避免的走上對外壓迫人民，對內壓迫士兵的失敗道路，和我軍的情形恰恰成了鮮明的對照。最後兩篇『蔣匪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和『斷腸思家路遠遙』，是我在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解放區寫的，一併收集在這裡，作為對蔣匪軍今天內部情況的介紹的一點補充。

新生的在成長，腐朽的在死亡，人民的軍隊正英勇無畏的向前挺進，統一的新中國快要誕生了！

作者識

一九四八年九月

目 錄

族長在火綫上.....	一
三只金牙.....	九
班長王玉.....	一五
王治國——勇敢的新戰士.....	一九
和白求恩大夫的會晤.....	二一
在長途行軍中.....	二五
郭俊英和新戰士.....	二九
孩子們.....	三一
關於八路軍的一個傳說.....	三五
農家.....	三九
擁政愛民月散記.....	四三
糧食爭奪戰.....	四七

槐樹莊·····	五〇
生產樂·····	五五
雨中鋤草記·····	六四
鹽池歌聲·····	六七
一個模範宣教工作者·····	七三
戰士學習日記·····	八六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八八
蛻變·····	九〇
血洗寧武城·····	九六
反共軍生活相·····	一〇一
反共軍剝削死人·····	一〇五
蔣匪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	一〇七
斷腸思家路遠遙·····	一一〇

旅長在火綫上

「……敵人頑強，我們更頑強……誰頑強些，誰就勝利。……」——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至十五日繁峙上下綫腰澗戰鬥勝利之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給一二〇師三五九旅長王震將軍的賀電。

×

×

×

旅長從晉察冀軍區開會回來了。

他的身體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魁偉，強壯，眼睛閃着光輝；只是臉部消瘦了一些，好像因為疲勞過度，顯出很憔悴的樣子；鬍子很長，——每當戰鬥激烈和持久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子的。

他立刻召集了一個營級以上的幹部會議。

「同志們，」他帶着沉重的低音開始說話：「敵人這次掃蕩軍區，首先就想消滅我活躍在沙河，繁峙，五台，代縣一帶的七團。敵人在柳下重治旅團長率領之下，分五路（一路二千多人由五台經豆村，一路二千五百人由五台經石咀，一路一千多人由繁峙經寨里，一路一千五百多人由沙河經茶舖，一路一千六百人由大營經神堂堡）採取分進合擊的戰術，企圖圍剿並殲滅七團於台懷鎮附近。七團和

敵人激戰了幾天之後，在一個晚上，翻過一個陡峭的高山（這條路是敵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已經轉移到包圍綫外敵人的後側去。

「敵人撲了一個空，只好分道回去。」他冷笑了一聲，繼續說道：「在龍泉關大寨口一帶的敵人本來是想截斷七團的退路的，他們倒很聰明，回大營去，恐怕被伏擊，便從石咀五台這一路抽調了五百人來，增加上去。」

「同志們！敵人圍剿七團的計劃是敗了，可是我們軍區反圍剿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那麼讓敵人輕易的回去嗎？不！我們要消滅回大營去的這二千二百多敵人！」

「敵人經過幾天的行軍和戰鬥，已經很疲勞，損失很大了，我們有充分的把握得到勝利。敵人在這山溝裏是逃不掉的！」他興奮地用手指着那懸掛在牆壁上的地圖，聲音激昂起來：「這一回我們要多多活捉幾個日本鬼子！」

他的眼光掃射着周圍的人們，他們用愉快的微笑回答他。

x

x

x

戰鬥進行着。……敵人憑着優越的武器，以大砲開路，衝破了八路軍在青羊口的陣地，這使得旅長企圖迫使敵人走上下細腰澗這險隘的河溝的計劃不能予以變更，而改在由中觀台迄大營一帶的沿綫伏擊。

這一夜旅長佈置了一個營從上下細腰澗的山道迂迴到敵人的背後，給以猛烈的殺傷，強迫敵人快些投入埋伏綫。

整天不歇的砲轟，隨着暮色的來臨，也彷彿疲倦了，漸漸稀疏下去。大地鬆了一口氣，恢復了它的寧靜。五月的山西高原，五台山脈一帶，夜間還飄着雪花，給這場場罩上了一層銀白色。

隔離戰綫不遠的一個山崗的後面，在一所狹小的屋子裏，旅長很不耐煩似的，時常在房間裏踱着步，煙捲不停地抽着，他在等待夜間的槍響——敵人的屁股遭受一營的攻擊。

時間一秒一分地過去，過得特別遲緩，而大地也愈來愈寂靜了。「恐怕有什麼變化了吧？」他思量着；立刻，脫去了日本皮鞋，換上了八路軍戰士們歡喜穿的草鞋，他跑出去。

「報告！」

他剛走到門邊，通訊員便氣喘喘地跑了進來，遞給他一件文件。這文件寫着：一營已被敵人發現目標，敵人知道那方面我軍力薄弱，正面只留下少數部隊牽制，主力向那山溝逃跑。

「讓我自己去看。」他一邊說，一邊跨過了門檻。

風，呼呼地刮着，雪花在天空飛舞。旅長的帽子歪了。他使勁地吸着煙，抵禦這拂曉前的寒冷。他拿着木棍，很敏捷地在積雪上走着。

他走到戰場上來了。地上紛亂地遺留着敵人的馬蹄和脚步痕跡。他沿着山溝，小心地觀察，最後下了決心：

「追上去！」

他坐在石塊上，拿起筆來，寫命令，同時，給七團寫指示信，叫他們配合作戰。混着粉雪的尖風，吹向他的臉龐，他的手也變得僵硬了。

「給自衛隊立刻帶去！告訴他們，這是要緊的！」他這樣吩咐他的通訊員。他站了起來。在他的前面，隊伍紛紛的開往前去。在朦朧的晨曦中，他看見這雖然是餓着肚子却仍然那麼奮勇的戰士們的雄姿，他們毫無抱怨地正邁步前進，一種偉大的感情突然佔有了他的心靈，他高聲喊道：

「同志們！」

隊伍立刻停止了下來。

「你們幾天沒有吃飯了？」

「兩天了！」洪亮的一致回答。

「你們幾天沒有睡覺了？」

「兩天了！」

「昨天走了好多路？」

「四十里！」

「同志們！」一種洋溢著深摯的感情的低音在空中激動起來：「兩天沒有吃飯也要得，兩天沒有睡覺也要得，你們一定要追敵人！再走一百里，堅決地追！消滅敵人，在山溝裏！」他舉起木棍，指示着前方，然後轉過臉來，問道：

「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這充滿了力量的回答響徹了山谷。

隊伍繼續往前開拔了。旅長默默地站着，他的魁偉的軀幹在寒風的吹襲中屹然不動，一夜無眠却

仍然閃耀着光輝的眼睛緊緊地追隨着戰士們的背影。

下午三時。

隊伍以急行軍的速度，在上下細腰澗附近趕上了敵人。前衛已經和敵人的後衛發生了接觸。旅長爬上山去，觀察地形，規定作戰計劃之後，便召集了一個營級以上的幹部會議，指定各營攻擊的目標：「同志們，我們一定要佔領這些山頭。佔領了它們，我們就能够居高臨下，在這山溝裏，殲滅敵人！」

穿着草鞋的戰士們很迅速地攀登雪山。隨着這一天晨光的降臨，雪很快就停止了，風也停歇下來，但天氣還是非常昏暗而且寒冷。砲聲槍聲在空中呼嘯，咆哮。旅長拿着木棍，跟戰士們一起，向上爬着。口中不時說出一些鼓舞的話激勵同志們。

「旅長！報告！」一個通訊員遞給他一件文件，說道：「這是自衛隊帶來的。」

這是七團的報告。這報告寫着：「今天上午十一時，我團在雪山梁與敵人川湘輜重隊及其掩護部隊三百多人激戰。敵人全部殲滅。我團活捉四個俘虜，繳獲迫擊炮一門，重機關槍二挺，步槍七十九枝，洋馬（日本馬）七十五匹……。」

一種勝利的微笑浮現在他的臉上。他大聲呼喊起來：「同志們！大家努力呀！七團在前面已經打了一個勝仗了，跟他們繳槍比賽呀！」

他喊着，木棍在空中揮動起來。弟兄們一邊跑着，一邊作戰，射擊在山崗上的敵人。一片白色的

雪山，移動着穿了草綠色軍衣的戰士們的影子。子彈穿過寒冷的空氣，呼呼地叫，大砲不斷地轟着，泥土翻轉身來，在這白茫茫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塊一塊黑色的疙瘩。

上下細腰澗相隔不過五里路，每個村莊只有二三十戶人家。村落的旁邊蜿蜒着一條小小的河溝，溶解了的雪水在這裏面徐徐地流着。兩邊矗立着的綿連的峯巒，在積雪的掩蓋下面，稀疏地露出了樹木的新生的嫩葉。他們在炮聲的震動之下，驚惶地降落到地上來。山上高地的爭奪戰正劇烈地展開。……

八路軍終於佔領了主要的山地。……旅長站在山頂上，閃着光耀的眼睛俯瞰着下面的戰鬥。他雙手插在腰上；鬍子也好像因為心中的激動而輕微地顫動起來。砲彈的碎片，機關槍彈不斷地在他的頭上掠過。身旁的一個醫生中彈倒地了。

「低一些！旅長！」他的特務員提醒他：「小心砲彈！」

他兩手放下來，放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向前彎着。可是，不久，他又挺直了起來。

「低一些，旅長！」

天色慢慢地陰暗了下來，戰場顯得很模糊了。戰鬥仍激烈地繼續着。「喊口號！唱日本歌！」他下了命令。

於是，槍聲暫時停歇了，在四圍的山崗上，蕩漾着一種憂鬱而帶着希望的歌聲：

「我們一塊兒鬥爭吧！（華列拉瓦託夏尼塔塔摺戶）」

爲了真正的和平與自由。（新那路嘿華託擠由諾塔美）

要看家屬們的笑臉，（卡蘇庫奴噠措一窩米路塔美尼）

打倒日本軍閥呀！（尼洪公拔滋烏奇託綏）」

敵人顯然是苦惱了，更加頻繁地放砲，回答這歌聲。

在大砲的轟擊之下，歌聲停止了，衝鋒號的號音突然悲壯地在夜間的黑暗中繚繞。戰士們往山溝裏衝下去。敵人的砲聲機關槍聲籠罩了整個大地。在這裏面，輕微的炸彈的爆裂聲隱約地可以聽到。

戰鬥愈來愈激烈，總攻擊號的號音不斷地透過其他的音浪在空氣裏尖銳地呼叫。戰士們的「殺！」聲迫近了上下細腰澗村。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敵人更多地倒在地球上。砲聲機關槍聲漸漸寂靜了。終於，戰士們擲下去的手榴彈的聲響佔了絕對的優勢。

在河溝裏，堆積着敵人的不完全的身體，馬的屍首，砲彈壳，子彈壳，充作乾糧的燒焦了的山藥蛋……。

染了血色的河水徐徐的流着。

×

漆黑的夜。銀白色的雪山。熊熊的火光。

×

×

在火的旁邊，喀利品陳設着。周圍，戰士們和上下細腰澗村的老百姓圍成了一個圈子，在歡呼，在跳躍，在唱歌，在哈哈大笑。

旅長從火堆旁邊站了起來，走到繳來的大砲，迫擊炮和機關槍的前面，檢查了一番，然後，他又坐在地上，帶笑地看着這些快樂的人們。

他拿起筆來，憑着火光，在紙上寫着。他在向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將軍和管察翼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做報告：「細腰澗戰鬥，共計七晝夜，我旅陣亡指戰員七十六名，負傷二百六十八名，殲滅敵人一千二百餘名，俘虜十名，繳獲九二式大炮三門（內二門不全），迫擊炮三門（內二門不全），小炮二門，重機關槍二挺，輕機關槍三挺，短槍三枝步槍一百二十枝……。」

他的手不停地揮動着。這火光，在寒冷的空氣包圍中間，一忽兒光亮的閃動着，高騰起來，一忽兒抖索着，向黑暗裏躲藏。人們的心却是那麼熱的，歌唱着，舞蹈着，在歡呼，在笑。

一切都消失在這愉快的歡笑的波浪裏；一切都消失在這熊熊的火焰的跳舞裏。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三只金牙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響堂鋪戰鬥，是八路軍一二九師的一個傑作。

從山西黎城，穿過東陽關，一條堆積了碎沙石屑的大道，彎彎曲曲地直伸到河南涉縣。大道兩旁，石壁高高聳起，太行山脈在這裏現出了它的雄姿，構成周圍綿連不斷的山嶽地帶。

響堂鋪原是靠近大道的一個相當繁盛的市鎮，住有一百八十多戶人家，只因了敵人的鐵蹄幾度經過這裏之後，房屋被燬了一大半，男女被殺戮姦淫了一百多，景象變得淒涼而慘淡了：燒焦了的木頭，破碎的磚瓦，民衆的哭喪臉。人們的心裏種下了復仇的種子。復仇——是一種快樂。

……終於，一天，三月三十一日，人們愁苦的臉上浮現了滿足的微笑。

三十日的深夜，人們都睡覺了，響堂鋪像死一般的沉靜。一二九師的健兒們在兩旁的峯巒上出現。了。三月底的山西高原，夜深還是刺骨的寒冷，戰士們沉默着，一個跟着一個走。天亮之前，從響堂鋪到神頭河一帶的高地上，隊伍已經部署好了：七連在前頭，十一連打屁股，特務連攔腰截擊。

早就偵察好了的：敵人爲了完成九路圍攻晉東南的計劃，這兩天要在這崎嶇的山道上，用載重汽車運大批軍用品到戰綫上去。戰士們的使命就在於襲擊敵人的輜重。

一夜過去了。微明的東方的天空吐出了彩色的朝霞。因寒冷而捲縮了的弟兄們的身軀挺直了起來，迎着陽光，感到無限溫暖。

特務連五班班長袁開忠的眼凝視着前方。他在等待着敵人汽車的到來。

大地甦醒了。春天新生的花草閃着露珠。隨着晨風，一陣陣清新的香氣撲向人面。大道上，稀疏的行人趕着牲口來來往往。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袁開忠的眼睛更固執了，他注視着。終於，在他目力所及的大道的盡頭處，塵土沸騰飛揚起來。敵人的汽車到了！先是兩輛小座車，坐着幾個鬼子，到了神頭河，停下來拿望遠鏡照了一下，看見山崗草木都和往日一樣，便泰然地往前駛去了。跟着，來了一百一十多輛，又跟着，後面還有七十多輛。總共一百八十多輛汽車呀！在狹窄的山溝裏排列起來，足足有五里多長！看見汽車向着自己接近過來，他高興了。他轉過臉去，弟兄們和他一樣的現出愉快的神情。風也像快樂了似的，吹着樹葉在低聲歌唱。

汽車臨近跟前，像示威一般撒下了一把塵埃，又漸漸的向前方駛去。爲什麼不打呢？袁開忠猶疑起來。他回頭望望連長：他板着臉，眼睛放出光芒，在注視這蜿蜒的大道。他曾經下過這樣的命令：沒有他的口令，任何人不能放槍！

後面七十多輛汽車跟着安心地前進了。坐在上面的『皇軍』不疲勞頓地在打瞌睡。連長分明記得上級的吩咐：放過前面的汽車，讓它進到七連的地區去，本連的任務是在突然地襲擊這後面的行列，予以徹底殲滅。等到敵人全部進入了埋伏綫，槍聲響了，——這是戰鬥的信號！戰士們把手榴彈掏出

來，個個地往大道上拋下去。機關槍呼叫着。風聲裏夾着槍聲。

氣喘喘地向前奔馳的汽車突然停了下來。從昏迷中驚醒過來的『皇軍』慌亂地跑下車去，憑着岩石、車廂的掩護，作毫無希望的抵抗。於是，戰鬥開始了！炸彈開花了！整個山谷震撼着，大炮彈的爆炸聲召來了轟然的回聲。

在這充滿了炮聲槍聲的空氣裏面，雄壯的號音響起來了，這是衝鋒號。上了刺刀，人們就往山溝奔下去。袁開忠率領全班，敏捷地跑着，跳着，擲出手榴彈。對於衝鋒，他是異常勇敢的，矮小的身材，更幫助了他的靈活。他參加了革命多年，經過了有名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慣打埋伏戰；然而，像今天一樣，敵人的汽車是這麼多地陷進了羅網，這還是第一遭。他的狂喜侵透到血液裏面，使他瘦削的臉漲紅了，他忘記了炮彈是會穿過人身陷人於死亡之境的。

山溝裏，大道上，炮聲，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車廂的爆裂聲，戰士們的喊殺聲，『皇軍』苦痛的哀號聲，……混合在一起。這聲音時而高揚，時而低抑，循環不已，而最後漸漸地沉寂了，只剩下零落的槍聲在尖銳地嘶叫，和戰士們相互的親切的呼喚。

戰鬥開始：上午八時。

戰鬥結束：正午十二時。

整整四個鐘頭的戰鬥，敵人完全失敗了。車廂旁，岩石間，凌亂地躺着『皇軍』破碎的肢體，鮮血染紅了三月裏新生的花草。

戰場開始打掃了。袁開忠率領全班戰士去搬運勝利品。他愉快地接受了這新的任務。他的腦